

宜蘭高中 98 學年度學生人文社會科學專題研究

題目：

村上春樹眼底的 1970

指導老師：

李菊英

學生：

黃彥禎

# 村上春樹眼底的 1970

指導老師：李菊英

研究人：20840 黃彥禎

## 一、前言

### (一) 研究動機與主題

村上春樹是舉世聞名的作家，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出版當年銷售量即破百萬冊，至今在日本累積銷量已突破一千萬冊。而村上在後記寫道：「...這本小說是極個人性的小說。就像《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是自傳性一樣的意味.....這本也是屬於個人性的小說。」<sup>1</sup>足見此書與村上的真實人生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故想藉此機會研究此主題。

本論文將以 1970 年代的村上春樹及《挪威的森林》作為論文中心，並結合其他相關著作與言談，進而探討出村上春樹對於 1970 年代的觀感及看法。

### (二) 研究方法與預期成果

筆者將以村上春樹於大學時期的時事及他的言談，配合與此年代作品之分析，進而了解村上對 1970 年代的看法，以及此年代對村上後續作品的影響。

## 二、研究本文

### (一) 村上春樹其人與其文學風格

作為一份村上春樹的研究，就必須先了解村上的文章與其生平。

#### 1.村上其人

村上春樹出生於 1949 年，為家中獨子，父母皆為日文老師。他討厭唸書，高中也常常翹課，並在這段時期接觸到爵士樂和許多美軍留下的原文小說，甚至有省下午餐錢去買唱片的經驗。高中畢業後，村上報考法律系落榜，一年後發覺到自己的興趣，進而改考上了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戲劇系。60 年代末期因為日本學運，村上幾乎不去上課。1971 年便與妻子陽子結婚，因此休學一年，且為此

---

<sup>1</sup> 村上春樹著，《挪威的森林（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205

與家裡大吵一架。之後在半工半讀下畢業，成為爵士咖啡廳老闆。1979年，小說《聽風的歌》獲群像新人獎出道，不久便賣掉咖啡廳成為專職小說家，此外他也做一些翻譯。

他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4年的1949年，而村上亦在《發條鳥年代記》及其他文章，多有探討日本對戰爭的態度。生為獨生子，父母對他多有期待，然而村上卻無法承受這樣的期待，他討厭唸書。因此村上對自己的父母也有些許疏離感，以致於作品裡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幾乎都沒有父母<sup>2</sup>。爵士樂也是影響村上寫作很重要的一點，他自稱自己的文字是「有節奏的」。

村上不喜歡日本文學。他自承：「在整個成長過程中，我從來不曾被日本小說深刻感動過。」<sup>3</sup>反而是他常閱讀西方文學，高中時甚至大量閱讀美國大兵留下的二手原文小說，因而影響了其後來的文風，為此日本評論家都一致認為村上的文字是較為西化的。

身為一名作家，他並不常為書的宣傳而出現在公開場合，和太太過著近似半隱居的生活。1987年，長篇《挪威的森林》大賣時，甚至因為忍受不了這種太受重視的氣氛而去國外旅遊。<sup>4</sup>

## 2. 村上的文字

村上筆下的主角，多半是沒有名字或不常提及名字的「我」，並以第一人稱作為敘述者。他的文字不刻意描寫場景，主角與配角的名字也常用代號或抽象符號代表。例如：羊男、老鼠。他的比喻也常常具有跳躍式思考，把兩個不相關的東西拉在一起作為喻依。

此外，村上的文章也常常使用數字和著名品牌名稱。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主角「我」甚至在一段敘述中提到「認為世界可以全部轉為數字」而記下一些沒有意義的數字<sup>5</sup>。其他像是經典樂曲的名字、某些特定牌子的威士忌或機械標籤，村上也會刻意引用。

這些寫法有意無意的模糊了現實，把都市裡的人們符號化。隨著都市化的發展加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離，因此行走於其中常會遇見不認識的人，取而代之是一些較具知名度的符號。而村上就是掌握了這點，進而營造出一種自閉式的疏離與寂寞。

---

<sup>2</sup> 這可以在村上其他很多作品中觀察到。甚至，村上很少為「我」描寫和父母一輩相處的情節。

<sup>3</sup> 維基百科，村上春樹條目

<sup>4</sup> 詳見《遠方的鼓聲》。村上春樹著，《遠方的鼓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0年），頁295

<sup>5</sup> 村上春樹著，《聽風的歌》，（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98

他的文字被稱作「充滿都市風格」<sup>6</sup>，事實上可以用一句話說明：把現實抽象化。

## （二）日本的 1970 年

本文主題既是討論村上眼中的 1970，必須先理解這個時間發生了什麼，村上又在做什麼？這裡所指 1970，是泛指 196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初期。當時，日本正值學運高峰，美日安保條約的修改及大文豪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另外即是村上從未在文章中提過的萬國博覽會。

### 1. 日本學運

本起事件起於 1960 年初，日本一些學生運動領導人在韓戰爆發前，認為日本已成爲美國走卒，打算與美國在東南亞發動戰爭，而美日安保條約的修訂更增加其疑慮。此條約中，美日兩國將共同發展抵抗軍事攻擊的戰備能力，若美國在日本領土外遭受攻擊，則日本爲了援助美國將不受憲法限制，可於境外出兵。但日本於戰後修訂的憲法卻明確指出「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美日安保條約明顯和此法條衝突，因此在 1960 年爆發了第一次學運，確立「反帝和平鬥爭」的訴求。此運動參加人數超過 20 萬，事後被鎮壓。<sup>7</sup>

1968 年到 1970 年間日本大學生們發起了第二次學運。時值越戰，日本國內反戰的聲浪越來越明顯，一些激進的左派便發起反越戰、反美軍基地等等的抗爭，和日本政府的「機動隊」發生多次衝突，許多學生被捕，甚至遭機動隊毆打致死的事情時有所聞。

這些學運都以「和平」爲核心，強烈反對戰爭。而其鬥爭的強度從與機動隊發生衝突，可以知道場面絕對是不小的。然而在這之後的隔年，大學便恢復正常，繼續上課，對此村上頗有質疑。這點可以從他在小說中的一些評論中看出。

村上在《挪威的森林》中曾詳細描寫學運的經過，這也是村上除了在《發條鳥年代記》所提到的「諾門罕事件」<sup>8</sup>外，最常提起的事件。他在小說裡是這麼描寫的：

---

<sup>6</sup> 見《村上春樹的世界》，川本三郎著，賴明珠翻譯，刊載於「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網站。

<sup>7</sup> 見日本維基百科的「全學共鬥會議」條目，當時全日本幾個重要的大學都捲入這場紛爭。而 1969 年左右，各大學被學生封鎖的校園也一一被機動隊突破，有不少學生因此被逮捕。

<sup>8</sup> 日本在俄國與中國邊境發生了的戰爭，日本戰爭，使日本放棄北進而改採南進政策。此爲《發條鳥年代記》的主線之一，但與本文較無直接關係，故以下將略去不談。

「…那些搞障礙物封鎖大學的傢伙們也不是真的想把大學給解體掉。……對我來說主導權怎麼變都完全無所謂。所以罷課被制伏了，我也沒什麼特別的感慨。」<sup>9</sup>

而他在 1968 年，已經成爲一位大學生，也因爲學運的關係而不去上課。然而他並沒有熱衷於學運，反而抱持一種疏離的態度，這可以從他在作品裡對此事的評論推測而知。

## 2.三島由紀夫切腹

和學運立場完全相反的日本大文豪三島由紀夫，於 1970 年 11 月 25 日闖入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市谷駐屯地，向記者和圍觀的觀眾發表演說後，入內切腹自殺。此事件被認爲是三島向日本全國死諫。<sup>10</sup>

三島的作風在後期被認爲有偏向國粹主義的態勢<sup>11</sup>，他支持日本自衛隊升格爲正式軍隊，然而在當時他的死僅被看作一件「有趣新聞」，其主張未受注意。村上在其作品《尋羊》提到：

「…咖啡座的電視上一直反覆無數次播映著三島由紀夫的影像。…不過不管怎麼樣，這對我們來說都沒有什麼分別。」<sup>12</sup>

這事被村上一筆帶過，對他來說彷彿是無所謂的事。

## 3.日本萬國博覽會

此爲世界級的展覽會，參加者藉此向世界各國展示當代文化、科技和產業上正面影響各種生活範疇的成果。日本於 1970 年承辦此展會，展覽地點是大阪，主題是「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知名的「太陽之塔」亦爲此博覽會的主題館之一。此博覽會之瀏覽人次亦爲歷屆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村上未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提到此博覽會，原因除了可能是此博覽會並非在東京舉辦外，村上對這一類的事情毫不在意。或可解讀爲村上有某種封閉性的性格，又或者在村上眼裡，此事遠不如學運帶給他的影響。

---

<sup>9</sup> 村上春樹著，《挪威的森林（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70

<sup>10</sup> 三島的理想在於喚醒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人發財了，得意忘形，精神卻是空洞的，你們知道嗎？」，呼籲「放棄物質文明的墮落，找回古人純樸堅忍的美德與精神，成爲真的武士」（見維基百科，三島由紀夫條）

<sup>11</sup> 三島於死前三四年成立了極右派（即偏向民族主義）的盾會，聲稱要保存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並且保衛天皇。後期亦創作了以二戰間爲日本切腹的夫婦爲題材的《憂國》。

<sup>12</sup> 村上春樹著，《尋羊冒險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1 年），頁 24

### （三）小說裡的村上

村上的小說多半都以帶有自傳性的「我」作為敘述者，而主角們的個性與時代背景多半都設定得頗為近似：和作者同年，性格封閉，且會不經意提起學生運動。因此，從村上的小說裡，也能藉此了解其眼中的 1970 年代，而藉由分析情節，也能多少了解村上的想法。本章節將分析村上的小說，並從其中異同之處瞭解村上的思想以及對事情的看法。

這個章節主要將分為三個部份。其一，村上最早創作出的「鼠的三部作」<sup>13</sup>，確立了村上一貫的寫作風格及冷漠的「我」；其二，被視作村上最高傑作，也是唯一架空<sup>14</sup>的小說《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對自我的描寫和後來的寫作手法立下標竿。其三是村上帶半自傳性的小說《挪威的森林》，故事發生於 1960 年末期和 1970 年初，可以讀出作者對此一年代的一些看法。至於村上其他的小說作品，因為較少有比較具標竿性的「時代」<sup>15</sup>意義，且創作年代與故事背景與本文探討主題無較大關聯，故在此省略不提。至於其他的散文訪談，則將作為研究的佐證，不另行分析。

此外，本節並非探討小說劇情，而是藉由分析其中的一些細部描寫，了解村上本人的想法。

#### 1. 「我」：鼠的三部作

村上筆下的角色都有一種通性：冷淡、體貼且對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層隔閡，而這種主角的性格最初就能從村上早期作品「鼠的三部作」看見。以主角「我」為中心，描寫他生活中的一些波動與老友「鼠」和經營傑氏酒吧的「傑」的互動。

作者斷斷續續的描寫方式和其中的一些議論，讓小說有一種日本稱作「私小說」的感覺。所謂「私小說」是以假想的真實作為題材的小說，說明白點，即以作者本人的觀點當作主角，來敘述整個接近「真實體會」的故事。小說是虛構的，然而因為這種描寫方式，幾乎是讓讀者和作者是一對一貼近說話的。也因此作者的個性和一些看法很容易在小說的一些敘事看出端倪。

村上第一本著作《聽風的歌》中，「我」29 歲，在鄉下遇到一個缺了一個手指的女孩子，跟她談了戀愛，然後又分了手。文中穿插了廣播主持人的談話、虛構作家、「我」和「鼠」的交談與回憶。「我」的個性沉悶，不太主動與人交際，

<sup>13</sup> 指《聽風的歌》、《1973 年的彈珠玩具》和《尋羊冒險記》。

<sup>14</sup> 本書完全沒有時間背景的設定。

<sup>15</sup> 在此所謂的「時代」意義，是指故事發生的情節和發展較無「開創」意義及與本文直接相關的主題。

而作事也平凡的莫名其妙。本書是村上利用零碎的休店時間所創作的作品，也因此文體由許多破碎的短章所組成。

《1973年的彈珠玩具》是村上在得獎後的第一本小說，算是《聽風的歌》的續作。描寫「我」和一對雙胞胎莫名其妙的同居生活與一股莫名升起對彈珠玩具的渴望。為配電盤哀悼，發瘋似的對過去緬懷，以及鼠的離去...

《尋羊冒險記》描寫「我」莫名其妙的展開尋找「羊」的冒險，並帶有超現實的意味，創作了不可思議如「羊男」的角色。本書亦為村上對超現實及推理類型作品的重要嘗試。

村上在這三本書和其他作品中創造了一個具有通性的「我」，而這個「我」又和村上本人有極高的相似性。村上本人是極少主動與人交際，對人群有疏離感。「我」的性格亦是：在小說中，「我」與人交際的情形亦非常少。更有甚者，村上所設定的「我」，年齡和村上十分相近，其所經歷過的年代也與村上所描寫的相去不遠。因此，筆者在此推論，村上作品中的「我」，某方面影射了村上自己本人。即是：村上的作品也都帶有某些自傳性的意味。

在三本書中，「我」都是同一人，而年齡和村上的年齡接近，且都經歷過學運，然而「我」都未深入參與，反而像蜻蜓點水一般，不經意的提到這些往事。如《聽風的歌》中「我」在混亂的地下鐵遇到瘦弱的女孩，又如《尋羊冒險記》中碰到「和誰都可以上床，後來卻自殺」的女孩，聽著三島的演說一邊談著交往的事...這個年代彷彿只是個背景，而且是被刻意提到的背景。事實上，村上主動描寫的時事是極少的。

依照村上本人的說法，他自己在寫小說時是「為了找出自己有什麼樣的訊息而在寫著小說」<sup>16</sup>，讓他的作品更帶有強烈的自我性格，甚至讓各部作品的主人翁都帶有接近的個性。這個三部曲就是村上所創造的第一個「我」。而這個系列作亦可當作村上創作的一個總序，尤其《聽風的歌》中不時穿插的自述，更可看出村上一些創作理念。<sup>17</sup>

## 2.代表作：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

由於是完全的原創小說，本書的時序和1970年並無直接關係，但可視為村上筆下「我」心理活動的延伸，對剖析村上接下來的小說《挪威的森林》中的「我」

<sup>16</sup> 村上春樹、河合隼雄著，《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54

<sup>17</sup> 例如書中「鼠」曾說：我要寫沒有性愛場景的小說。初期作品確實如此，直到《挪威的森林》後方有轉變。所謂沒有性愛場景非指沒有性的描寫，而是指沒有性行為的「過程」

內心活動有很大的幫助，故在此筆者列出一談。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是村上 1985 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展現村上後期常用的雙線結構手法，主要以「現實之我」和「潛意識之我」敘述交錯而成的科幻小說。本書亦是村上唯一的架空小說。「現實我」是一名「計算士」，替各種資料加密和解密，然而卻在一次工作過程之中，接觸到許多從沒想到過的麻煩。「潛意識我」則是在一個充滿種種奇妙事物的地方，擔任「讀夢」的工作。漸漸的，兩條平行的主線，漸漸的交錯一起…

本書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村上對未來的不信任感，冷漠的人與各式「組織」勾心鬥角，令人想起歐威爾名著《1984》。此外，小說中的「我」亦是一個不太與人交際的人，也有這一種村上式的冷漠口吻。書中角色也對主角說：

「…就像我說的感情的殼是一樣的東西，…這種東西早就存在於你的腦子裡。」<sup>18</sup>

而潛意識封閉的生活也可視為「現實之我」的剖白，也因此本作亦可視作村上在探討自己的內心後所寫出的一部作品。

村上在本書描寫出看似無關的「世界末日」（潛意識）世界，以現實之我的世界與思考為中心，創造出封閉的世界。「世界末日」的我，捨棄了影子，以「讀夢」（和計算士工作不謀而合）為業，在這個封閉的世界生活。周遭的人，都是失去「心」的人，失去了「愛」的能力，偏偏「我」又愛上了沒有心的圖書館女孩…

這是和現實相互呼應的世界。失去了一切的「我」和漸漸死去的「我」，到底又是村上的什麼象徵呢？最後崩壞的現實，「我」永遠只能活在世界末日，這樣淡淡悲傷的結尾，彷彿宣示了村上不與人交的孤獨心靈---書名《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筆者認為即是代表自我封閉的世界。

### 3. 近乎半自傳的書寫：《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樹的代表作，也是他眾多作品中較為寫實的一部，更是帶有自傳性的一部作品。和以往不同，這部作品的背景被村上以少見的方式詳細描寫。以往村上作品的背景都是被模糊化的，然而作者在這部作品卻仔細的描述了風景。有人問到本書的故事是不是村上本身的經歷，村上只說：「…許多

---

<sup>18</sup> 村上春樹著，《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244



人認為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事實上根本不是。」<sup>19</sup>

時間是 1969 年，「我」的朋友 Kizuki 在和「我」打完撞球不久後，在車上自殺了。自此 Kizuki 的死一直籠罩著「我」。「我」搬到東京，讀了大學，和 Kizuki 的女友直子上了床，和宿舍的朋友「永澤兄」過著毫無意義的放蕩生活。永澤兄是一名放蕩的花花公子和天才，是「溫柔到令人感動，同時也是無可救藥的俗物。」<sup>20</sup>這時，「小林綠」出現在「我」的身旁，鼓動的澄澈情感治癒了「我」。然而「我」對直子卻還是有著無法割捨的情感。

這本書既是激烈的愛情小說，也是本探討「生」與「死」的小說，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如各作品中冷僻的「我」，在活於死亡陰影的直子和充滿活力的綠之間來回遊走。既想被救贖，卻又放不下心。伴隨而來的是和永澤兄一起放浪於毫無意義的性之間，和完全不認識的偶遇女孩子睡覺。

「如果沒有那種類似肌膚的溫暖的話，有時候會寂寞得受不了。」<sup>21</sup>「我」如此說道。

而永澤這名角色則是徹底的遊戲人間，以毫無自責的心態縱慾，而對自己的女友造成很大的傷害，導致於後來女友因此自殺。充滿活力的綠，則在書中遇上了父親的死亡。另一名重要的角色玲子姐，是在直子被送到精神院休養時幫助她的中年婦女，而她自己本身也是受過創傷而拒絕和人群接觸。

其他類似的情節在《挪威的森林》裡出現得相當頻繁。這本書就是不斷的「性」與「死」。

《挪威的森林》書名出自於披頭四 (the beatles) 的作品「Norwegian Wood」，也是女主角直子最喜歡叫她的朋友「玲子姐」彈的一首曲子。值得一提的是，這首歌事實上不應被直翻為「挪威的森林」，而是「挪威木」。<sup>22</sup>。「挪威木」的歌

---

<sup>19</sup> 傑·魯賓著，《聽見 100% 的村上春樹》（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54。此為此書作者引用的村上部分的訪談內容。

<sup>20</sup> 村上春樹著，《挪威的森林（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49

<sup>21</sup> 村上春樹著，《挪威的森林（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88

<sup>22</sup> 這樣的譯名錯誤甚至讓伍佰寫了一首同名歌曲「挪威的森林」。這也表示確實有不少年輕世代的人讀過此書。

詞<sup>23</sup>大致是一名男子回憶著一名他曾經擁有的女孩。曲調和歌詞都帶有淡淡的哀愁，描寫一段失去的戀情。曾是椅子的挪威木材，最後因為空無一人而讓歌詞中的「我」靜靜的把它給燒了。

這樣的一種孤獨，在村上作品裡亦是相當常見，這種徬徨於都市間的孤獨感與自身對陌生人群的疏離。本書雖然號稱是「百分之百的愛情小說」，骨子裡仍是村上小說慣有的「孤獨感」。

而相對於之前的小說，村上在本書中關於性的描寫，都採取非常露骨的方式，而且次數相當頻繁，但卻都刻意使用專有名詞，使敘述觀點呈現疏離且毫無情感成份的書寫，而為主角空虛的心靈下了一個註解。

至於對學運的描寫，村上算是寫得相當少---但大多使用不屑的觀點。從學運份子「拿著可疑的標語宣傳」，以及藉書中綠的話，對這些大學生的「偽善」作出評論：

---

<sup>23</sup> 《Norwegian Wood》歌詞 (Lyrics:John Lennon Music:John Lennon Artist:John Lennon)

I once had a girl or should I say she once had me 我曾有個女孩或說她曾擁有我  
She showed me her room isn't it good Norwegian wood? 她讓我看她的房間：這不是上好的挪威木嗎？

She asked me to stay and she told me to sit anywhere 她要我留下，告訴我可以作在任何地方

So I looked around and I noticed there wasn't a chair 我環顧四周卻發現沒有一張椅子

I sat on a rug biding my time 我坐在地毯上消耗時間

Drinking her wine 喝她的酒

We talked until two and then she said 我們聊到兩點直到她說

It's time for bed 該是上床的時候了

She told me she worked in the morning 並告訴我她早上得工作

And started to laugh 然後笑了起來

I told her I didn't and crawled off to sleep in the bath 我告訴她我不用工作然後走開爬行到浴室裡睡覺

And when I awoke I was alone 當我醒來我已孤身一人

This bird had flown 這一隻鳥已經飛了

So I lit a fire isn't it good Norwegian wood? 我點亮了火：這不是上好的挪威木嗎？

可見歌詞中 Norwegian wood 應翻為挪威木，而非《挪威的森林》。歌詞帶有淡淡的憂愁與寂寞，可以說是全書的主題曲。

「…那些傢伙都很虛偽。隨便賣弄一些好像很偉大的言詞就洋洋得意，其實心裏只想讓新入學的女生佩服，好把手伸進人加的裙子裡去…什麼粉碎建教合作嘛！笑死人了，我眼淚都快笑出來了。…」<sup>24</sup>

村上在《挪威的森林》中所描寫的，是一個空虛而孤獨的年代。性觀念開放，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則造成誤會與死亡，這些都是村上在其他小說中一再被使用的意象。而本書較為刻意描寫的學運風景，更增添混亂與寂寞之感。筆者認為，村上當年經歷的應該不是和《挪威的森林》一樣。《挪威的森林》捕捉的僅是一種氣氛---村上在回憶與思考的累積下，不由自主寫出的觀感。村上當初創作本來並不是要寫這麼長的，然而最後寫出來的份量竟比村上原本預期的超過整整一倍。

最後，當一切都結束之時，「我」想起了綠，打了電話給她，想要立刻見她一面。於是綠用安靜的聲音問「我」：「你，現在哪裏？」「我」不禁也靜默徬徨：「我現在哪裏呢？」環顧四周，竟完全不知身在何處...這樣的結尾，毫不保留地表現了身在都市裡的孤獨。

當年的村上恐怕也是如此吧。

#### （四）村上春樹眼底的 1970 年---小說的故事與村上的人生

由上節的討論，筆者推論村上小說中的「我」和村上本人有相當的關係。而小說中的情節，村上是否曾體會經歷過？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小說與真實的村上，有多少程度是作者經歷過的？這就是本節所要探討的。

下表列出村上 and 真實世界與村上的小說中，所發生的事件的時序整理表。<sup>25</sup>此表為村上小說裡的時序與其本人真實人生經歷的整理表格，可以見到村上的經歷與小說角色的遭遇有不少重疊之處。

村上春樹，大學，社會	時間	「我」的世界
村上春樹住入和敬塾，入學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文學院日間部）。	<b>1968 年</b> 4 月	進入私立大學同時，也住進「東京都內一個視野良好的地上」的宿舍。與突擊隊同寢室。（挪）

<sup>24</sup> 村上春樹著，《挪威的森林（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48

<sup>25</sup> 深海遙著，《村上春樹的世界》（臺北：紅色文化，1998 年），頁 21。此外，由於村上訪談有很多的內容未被譯成中文，故下文將引用本書許多村上的訪談，特此說明。

	5月	五月中的一星期五，和直子在中央線電車上偶然相遇，從四谷火車站散步到駒込。(挪)
國際反戰日，都內各地學生與機動隊衝突，新宿活動適用深夜擾亂罪。這時節村上春樹搬出和敬塾。	10月21日	
	秋	
	<b>1969年</b>	
占據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全共鬥系學生與機動隊發生攻防戰。	1月18-19日	
村上春樹在學生雜誌《早稻田》投稿隨筆。	春假	法文系女學自殺。(風)
早大全共鬥系學生，障礙封鎖9號樓5樓(9共鬥)。	4月1日	直子20歲生日，在直子房間過一夜。數日後直子失蹤。(挪)
早大反戰聯合組織強制封鎖大學本部。	4月17日	
早大停課。(4月28日琉球鬥爭)	4月26日	
三島由紀夫在駒場與東大全共鬥學生討論。	5月13日	
早大第一文學部學大會中全共鬥系與革馬系學生互相衝突。	5月19日	
早大第一文學部強行實施「無限期校園封鎖罷課」。	5月28日	「五月底大學開始鬧學潮搞罷課。好啊，要搞解體，就去搞吧！我想。」(挪)
抗議大學立法的集會(日比谷公園)	6月15日	
	7月	在宿舍屋頂，釋放突擊隊所送的螢火蟲。
暑假中的9月3日，機動隊解除第二學生會館、及大隈講堂大樓的封鎖。	9月3日	
全國全共鬥結成大會(日比谷野外音樂堂)赤軍派公然登場。	9月5日	
	9月上旬	突擊隊過了暑假還依然沒有回到宿舍。(挪) 「暑假裏大學請求機動隊出動，機動把障礙欄敲毀，逮捕了躲在裏面的全體學生。當時所有的大學都在做同樣的事，所以不算特別稀奇的事。大學並沒有所謂的解體。」(挪) 遇見綠。(挪)

赤軍派學生劫持日航客機淀號，飛往北韓。	10 月	和綠到到新宿的 DUG。(挪) 在大學附近的喫茶店遇見「跟誰都可以上床的女孩」。(羊)
	11 月	機動隊攻入大學 9 號樓。(彈)
三島由紀夫等衝入陸上自衛隊的市谷駐屯地，自殺。	<b>1970 年</b>	
	春	從宿舍搬到吉祥寺。(挪)
	3 月 31 日	
	5 月	和綠在日本橋高島屋屋頂接吻。(挪)
	8 月	直子自殺。(挪)
	11 月 25 日	在 ICU 的咖啡座和「跟誰都可以上床的女孩」在一起時，電視畫面一直反覆映出三島由紀夫的影像。(羊)
風：聽風的歌		羊：尋羊冒險記
彈：1973 年的彈珠玩具		挪：挪威的森林

本文主要討論的是 1960 年末期至 1970 年初期，而如前所述，村上出生於 1949 年，時至 1968 年已是一名 19 歲的大學生。《挪威的森林》中所描寫的『「我」所就讀的私立大學』應是以村上就讀的早稻田大學為原形。而《挪威的森林》中，「我」所居住的小公寓等建築，應也是以村上大學時所住的地方加以描寫。所以有異於村上的其他小說，《挪威的森林》詳細的背景描寫，就是因為村上有以這些「真實」為底所創造出來的。

學運的部分，從村上研究書籍《村上春樹的世界》所收錄的村上訪談中，村上曾表示：「石頭也丟過，身體也撞過了。」而在《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村上亦表示

「…回想起來，1968-69 年的學生紛爭，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個人，要不要參與什麼，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時我雖然沒有很明確的意志，要思考如何去參與其間，投入其中做些什麼事情時，可以選擇的途徑可以說是非常少。我覺得那是一件悲劇。

畢竟，那時候，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來說，應該算了投入的時代。但是，結果是該被打壓的也確實被打壓了，然而就在瞬間，**走向不參與的方向去了**。這不只是我而已，我想大概在我們這個世代都有這些共通的感覺吧。」<sup>26</sup>

<sup>26</sup> 村上春樹、河合隼雄合著，《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4-15

以上村上的話，和他小說有相當程度的相符。

如何參與，又該作些什麼，要如何投入人群之中，一直是村上所不能融入的。至今，他仍是和自己的太太隱居在都市叢林中，過著不與人交的生活。

村上在那時到底經歷了什麼？

依照《村上春樹的世界》書中的考察，全日本的大學都陷入一片混亂。校園間標語林立，思想學潮不斷衝擊，街上滿是學生，人群塞滿了整個東京。「這是新宿最騷動的日子。」書上如此解釋。

而這時人群又在追逐什麼呢？真正的反戰？又或者只是類似毛澤東的紅衛兵一般，都是被左派激烈煽動的失去理性的人而已？要不然為什麼一夕之間，人群就走向不參與的方向去了？為什麼不到幾年，這些學生又老老實實回去上課了？

那時村上又感受到什麼呢？

三島由紀夫的切腹，恐怕也和這些強大而膚淺的思想脫不了干係吧？<sup>27</sup>三島死前的演說，在死後僅被視為一場「有趣的新聞」，然而他死前拼了命也想傳達出的理念，到底又有多少人接收到呢？

這個混亂的年代，村上感受到的，恐怕只有全身的無力感吧。

除了自己以外，只有很少的朋友。身在人群之間，徬徨而無人理會。複雜的人際與內鬥。不知為什麼而為什麼的目標。村上在這個時候結了婚，休了學，和同為學生也是在大學間交到的少數幾個朋友---太太---遠離大學。

這便是村上所見到的 1970。

而在他平淡悲傷的情節中，這些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背景---又或者這些混亂原本就沒有意義。《挪威的森林》中的「性」與「死」，都成了混亂和空虛的象徵。村上只能把內心蓋上一層殼，才能在偽善的世界中與其他人溝通。

再次引用《挪威的森林》作為結本節的結尾：「我現在在哪裏呢？」當時的村上想必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吧。而生活在都市的人們也是。以這種感覺為主旨所創作的村上小說，自然而然打動了人們的心。讀者可能覺得無聊，可能覺得

---

<sup>27</sup> 三島的思想和此次學運的理念恰好相反，因此甚至在學運時衝進會場與學生辯論。

有意思，但不可否認的，在讀完之後，總能感受到一股空虛與寂寞朝向內心襲來。

### 三、結論

曾經有位老師和我談論村上，認為村上的作品不怎麼突出，對村上如此的知名度有些不解。「這樣的文筆，許多作家也是有的。」然後便舉了另一位筆者沒聽過的作家名字。

筆者說：「大概是村上獨特的風格吧。」

那位老師回答：「可是其他作家也有不少人是擁有獨特風格的，為什麼偏偏村上紅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又舉出剛剛那位筆者未曾聽聞的作家。

筆者深思一陣之後，得出一個想法：「或許是村上的風格，是這一整個世代才可能出現的。過去從沒有像現在一樣大規模的都市，也從沒有這樣的一種人際關係。村上所描寫的，是這個時代才會出現的事物，而他的風格，也符合了現代人的心理，所以現在才會這麼紅。」

這段對話，筆者認為大致符合現在的情形。因為各種形式所產生的疏離，是村上一貫的題材。無論是日常的分別或是超現實的消失，村上所寫的，不外乎都造成了「我」內心的寂寞。正如同《挪威的森林》「我」的自述：「如果沒有那種類似肌膚的溫暖的話，有時候會寂寞得受不了。」都市人渴望的，不外乎心靈內外的滿足。如果沒有基本的溫暖，人又要如何生存下去？

1970年，學運動盪，村上遭遇人生前所未有的混亂，不由自主的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拉遠了，因為一切竟是如此難以承受，讓人難以不迷失自己。村上的1970，在他的文字下，成為荒謬而混亂的背景。村上所見到的1970，是一個空虛而寂寞的1970，而非激烈而充滿熱情的年代。

以此為界，村上創造了虛無的文學，而我們正走過虛無的年代。一個不知為了什麼而努力的年代，如無頭蒼蠅一般追逐著虛幻的目標，然後在沒人了解的情況下孤獨的活下去。

#### 四、參考資料

村上春樹著，《村上春樹作品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6年）

村上春樹、河合隼雄合著，《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年）

深海遙著，《村上春樹的世界》（臺北：紅色文化，1998年）

五十嵐裕治等著，《看見·村上春樹》（臺北：尖端，2004年）

傑·魯賓著，《聽見 100%的村上春樹》（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年）

維基百科

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

#### 誌謝

非常不可思議的完成了這份論文，不可思議到連我都不敢相信。有可能是對村上不可思議的熱忱一直支撐我到現在吧。這份論文除了是我對村上的淺見外，也是我對村上著迷所留下的一個足跡。

感謝電腦，陪我度過一個又一個忙碌的夜晚；感謝圖書館給我機會，讓我再次任性的完成研究。最後還要感謝美麗的菊英老師，真的辛苦了，謝謝妳。